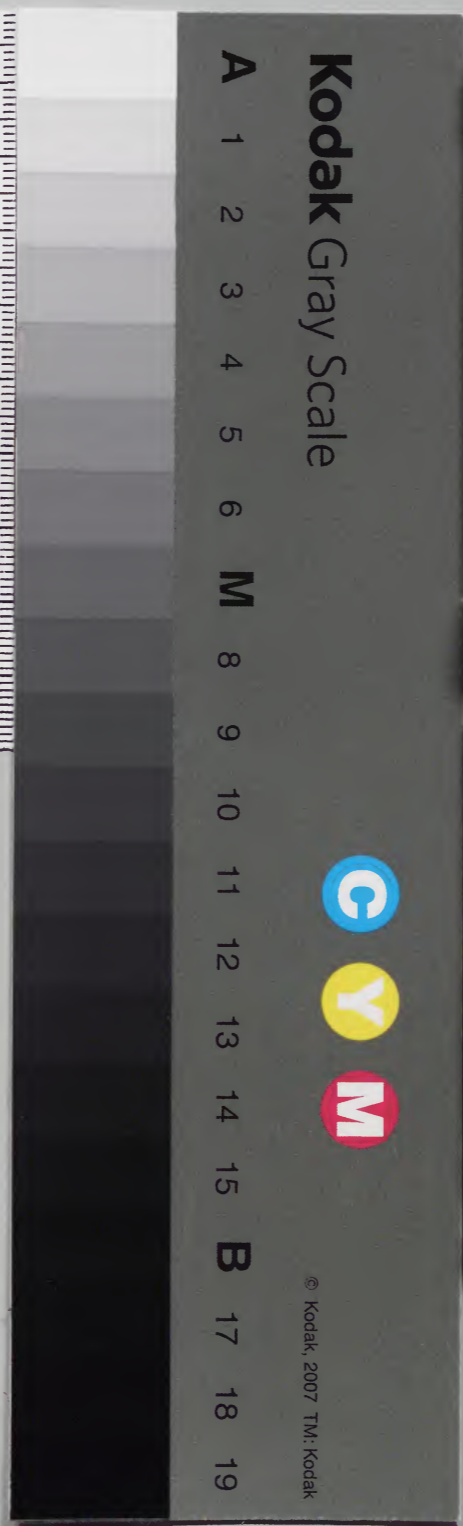


兩朝從信錄

內閣文庫			
八四函	二四冊	八七九四號	漢書類

漢書門			
二四冊	二四冊	六九四號	類

內閣文庫	
書號	漢 8794
冊數	24 (2)
函號	284 63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

淺草元庫

祥雲菴常任

秀水

沈國元述

九月乙亥朔

帝崩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凡

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筦疚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續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其恪守

祖宗彙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
發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
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
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
寄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
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
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吉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具
儀來看、又傳

報計

皇長子令吉、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計各宗室、又傳

免命婦哭

皇長子令吉說與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揆選官軍于

守衛

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

皇城四門掌司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事、該衙門知

道、又傳

皇長子令吉

兩月定

陵地

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會同欽天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禮部欽奉

冊封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工部奉

皇長子令旨

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并翊坤宮等處工程俱暫行停止特諭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乾清宮晷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罪遂擁護

皇長子出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懌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令旨例行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

聞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

疏言師長不嚴提調之體不可不重可謂格論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恭惟

殿下暫居慈寧已十日登極自當移駐乾清宮矣從

此宮闈嚴邃外廷迥隔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恃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

之責臣等曷勝慶幸第

殿下方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此朝夕

先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日不無形骸之隔且

有入之

殿下年齒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黛時潮目前萬一防護

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為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

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閨闈之儀範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別宮亦

無不可者伏祈

殿下傳諭司禮監轉聞于選侍諒臣等一念之忠悃而

兩朝御金
忻然允從。庶臣等私憂乃可釋然。而愛護

殿下者始為真愛護受。

先帝付託者始為終付託。而社稷靈長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

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

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

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

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况睿

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故

在

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五
先皇貴妃之請亦許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
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聞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臣誠有不
忍言者矣望

殿下收回遺命仍令守選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
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二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

令旨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 臨御儼然步履數次召

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祈

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

賓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爲薦李

著候李可
灼罪狀

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信也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而唇赤紫滿面火升食

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

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而

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籍口臣獨恨其膽之

大也以堂堂之

聖體而敢以方外下吏不參眾論自神其術此其膽真可

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

此膽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其先

倡為妖言精知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天壽貴賤

無能逃者橫口不根之談令人厭聽此等妖人重則當罪

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

殿下頒以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

回生乎竊謂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

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危之而不知其線索已關

通矣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

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薦言之不可言也夫使賞

兩月定信錄

滿錄注理
談之鑿鑿
英國手也

是邪人行
經

甄破

之不頒臣已不能無言况見其何物小臣恩典與大臣等
臣益不能嘿嘿矣天下自有不可掩之耳目臣今日不言
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
九廟日後妖言妖術所誣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
亦知杞關已成言之無補么麼之臣不足以辱白簡但事
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
所不敢動耳奉
令旨李可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
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奏入而
方有在處

百然首發

文昇者尤
莫急于楊

漣一疏

御史鄭宗周奏曰頃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
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磔其骨
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哉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變
操錐禁門幾釀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今日乎祇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漸
矣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令下三法司嚴鞠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

屬有意速應處究以消不軌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若當事大臣受

兩朝顧命之義當主少國疑之時尚不極力担承明言正
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忠 殿下乎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

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尚然不
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臣竊為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泣血誓不忍今日與此賊俱生
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患未萌更願二三大臣盡心調護保安

足使諸奸
張眼

宗社臣即觸犯雷霆亦不避也奉

令旨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
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

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曰恭惟

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唐虞不幸倏爾

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間遠近

殿下以冲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二三大臣詳
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 李氏以進御舊愛徼加

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襄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床第私恩何忍獨急

昨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
緩議無容復贅至于初二日開讀

遺詔雖拮据鄭重既兩閱日矣非有倚馬刻燭之忙也宣
詔之時東班文臣常濟濟從事西班則僅僅數人諸臣怠
慢咎無可諉然亦當事周章遲滯以致班次寥寥其大率
有如此又如初三日成服千官鵠立既愴愴其哀慕復凜

凜其肅雍而由寅達辰杳無贊理之聲細詢其故始知閣
臣等內殿禮畢而思善門橋南諸臣若無所事者大臣禁
近即當先入行禮尚宜出外領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
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共一大禮而分爲二
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之哭臨是共一
王臣而分爲二臣也前此未之有聞且班中九卿科道多
係禁近之重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補贊中
侍傳出幾不得終事其次裂有如此也又如欽賞諸臣中
及李可灼可灼進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醫道精微自
度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先知有膏肓之急不可諱也奈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何赤丸之投不效。白雲之乘遽升。可灼宜席藁待罪。而煌煌金幣。冒然拜承。噫嘻。兩朝顧命。遭此殊恩。公麼貴郎。亦將同賞。濫施如此。又可令衆庶見乎。種種舛錯。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相。神宗顯皇帝也。亦爲幼冲登極。太阿在握。材力威靈。可以噓氣成雷。移山入芥。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于捐七尺以如薺。濱九歎而不悔者。畢竟衆怒難犯。防川必決。身名毀敗。所不足惜。而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職願大臣之熟計之也。

文選司主事呂維祺啓曰。竊惟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弃。恤駟矜罔。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踊孺慕。殷摯是

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

殿下早正大位。以膺皇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慈慶宮

門舞拜。山呼儼

天顏于咫尺。諸臣觀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二
殿下粹潤之姿墨戚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脉。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傍問誰厘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閣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問

慰凡所以開其心而定其志安之貽而萌之消者無處不到無敢忽寧過計勿嘗格寧預圖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呵護抑亦以廣

聖聰也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即嘗

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

朝從仁錄 卷之二
三
賊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
由閣票擬大者覲面商確輿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
于著而于微杜者不干成而于漸嗟乎
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
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
之崔文昇也秉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
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
從而賚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賞罰無章國無法矣
選侍之封蒙 旨另議具奏仰見
殿下慎重至意或即

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即職堂官周嘉謨等本中
移宮之語誠爲篤論

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

大寶慎加調護乘輿無輕動一步女侍無雜進一人雖小
事必由外擬嘖笑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

皇天之眷以慰

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翌戴之
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
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
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五日巳卯兵科楊漣上言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即日登極用洽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擇吉者固以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昇之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

殿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職等之私願忠于

殿下者也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具公䟽臺臣復有專䟽巽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殿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稔聞之矣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旣登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躑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

兩朝從傳錄 卷之二
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
乎 貴妃虛名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
上新綸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即我
皇祖與 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
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話也天下其孰
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選就宮嬪而悍然敢撓
明旨以據之臣謂
殿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 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
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
勅令 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傳之內廷但恪遵
天語即是吉祥不得籍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殿養老自
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
三朝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先帝之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至于閣部大臣既當鼎軸
宜矢公慎擇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丹誠開之報主今日
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清明精
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蓋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為名
不離乾清宮左右雖天啓

先帝聖鑒隨即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
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為寒心即

選侍亦常退遠嫌疑當年郭女得幸從來外邊猶得傳
之無得多生侈願可矣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
為姑聽之說亦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

殿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而後

殿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
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從
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于諸大臣作一牛馬走其間哉
臣待罪諫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凌

通之漸蒙

先帝得隨大臣後與聞 顧命此誠千古殊遇雖捐摩頂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茲者銀幣之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頒賚義宜祇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特申諸臣善美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從閣部大臣面承

先帝之命止知守先帝之命

祖宗必不可挪移之典章愛

殿下以正始必不可遜避之名位且亦以成先帝之寵嬪于禮順情安也若有不思尊

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此無禮于君之徒 九廟之靈

必立極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箋泣流不勝哀懼之至

選侍移居于 仁壽殿

改元泰昌

禮科李若珪奏曰切惟

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年號之日前

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願先朝臣皆知

今去登極止半日耳其用何者兩字為元年也擬正否

已蒙欽點否臣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禮

部決當會議禮科亦當與聞姑且勿論惟是

先帝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大業豈使

年號之不存昔建文無年號至今人心不平堂堂

明朝豈又有此大關大謬臣有一得之愚啓之

殿下商之同朝謂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為我

殿下紀元今年自八月初一

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先帝俱稱泰昌。每年月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數。又不碍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造曆在即。時刻難緩。懇祈

令諭閣部。即速令議上。請。如果臣言不謬。仍諭該部。傳示內外臣民。自今以至年終。凡上疏及文書

等項。俱稱泰昌。元年。月日。

御史張深揭曰。嗟乎。改元事至今日。而始議之。晚矣。先帝八月登極。以明年為泰昌。不志

皇祖也。今上九月登極。以明年為天啓。不幾志先帝乎。以臣見。謂當于即位之始。會議妥當。頒詔天下

皇考年號既頒。朕不忍以即位遽易。其仍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再踰年。始改為天啓。在

先帝不忍志。皇祖在今。上亦不忍志。先帝事。死如生。其志一。其事同。斯不亦父子之孝。先後

一轍。毫無可議哉。乃天啓元年之詔。已頒而泰昌改元之議。夕起。明年天啓。已難反汗。今年萬曆。遂無泰昌。嗚

吟思慕。寄之何所。古來頌唐太宗者。必曰貞觀。頌仁宗者。必曰慶曆。蓋政績零星難紀。喜談樂道者。率以年號

盡之。先帝即位一日。惟稅盡罷。帑金大發。大僚既充。耳目亦備。即貞觀慶曆。不多讓焉。若紀元事。而不紀年。世遠言

湮。得無以中主視之。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為泰昌。以明年正月為天啓。畢竟于

先帝不遠。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于不安中。求其近似者。以之。若欲弃泰昌之號。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

崩于義。不忍恐。臣子愛君。不敢為今上作此過舉也。古來未有當年而改元者。亦未有踰年

而不改元者。亦未有踰月而喪兩君者。變出不常。禮當義起。

先帝情之所安處。即天下人情之所安處也。然言此于今日。亦自是贅談。奉旨會議。于心不安。不敢雷同。故

抄出與天下人共商之。謹揭。御史黃士彥議曰。稱元之義。其義著于易。而法備于春

秋。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大哉乾元。統天之義也。于德為仁。于時為春。四時備而後稱年。故春秋隱公書元

年。春王正月。解者曰。凡人君即位。其體元以居。故不言

此議不必

一年一月也。又云：嗣子定位于初喪，而改元必于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于年。若中歲改元，使先君不得畢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于義為不經。以事言之。

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勝書。其為共主明矣。而登極之詔，稱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

先帝晏駕踰月矣。臣子乃追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為泰昌，則九月應改為天啓矣。于事為不信，或以失紀泰昌

年號為慮，則先帝時雖未久，大位已正，固

九廟一代之宗也。修史者自書某宗皇帝于某年月日即位，詔以明年為某元年。所行某事善政，某日崩。未及

改元。修史之體若此，誰能隱之。歷朝諸帝嗣位，俱以明年改元。于禮為最得。

先帝之以明年改元是也。而臣子乃欲于其崩後改之，是以過舉遺

先帝耳。且必定于

皇上，又以過舉遺皇上也。天下萬世自有知禮者。議禮諸臣，誰實任受過

其窮亦人子之無可奈何者。且于稱廟稱為宗，于改元亦不沒其實矣。若禮不宜改而改之為過，于未嘗改而改之為誣。于人心亦未有得也。或以事不經見，不故通其權為解。夫權所以濟變也。不以權則變不能濟。故聖人有化裁之妙，非于理不通而強為者也。今改泰昌之號于事無所加，不改泰昌之號于事無所闕。正宜以常禮為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于道者之為是乎。再月而三易重事，誠書史所鮮聞，而禮則古今不變。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改泰昌元年，臣切以為非是。謹議。

此議當存
恭昌

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一事，前已具小揭略陳其槩。今奉旨會議，宜再有言以申前說。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泰昌之崩而存泰昌也。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為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為改崩而不忍，斬削之，為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

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已改

矣。天啓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無安頓。于是追思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侄兄弟之事，行于父子之間乎？以統以世，無一可者，臣切以為非理也。泰昌之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于其親，則削之。是陷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其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為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父，俯又不能得之子，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已之有餘，則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祖 皇考之靈不安，而謂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為非情矣。夫千古禮法，史書

之宗，無如紫陽議，則存萬曆而并吞泰昌，綱目通鑑兩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庸聚訟為矣。嗟乎，嗟乎，是古踰年不改元之非，尤甚于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是在二三大臣主特之力耳。謹議。

逸史曰：年號是紀時事，帝號是誦君德。紀年有無，于君何與，而辨議盈廷乎？凡章奏書冊中紀年年號，何常謹頭，可以想矣。諸疏中士彥為得。

黃說據禮之經，諸議於時勢難處之中，求其所以安人心，合天理之一綫。禮隨義起，直其然者乎。

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隨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駕值宿文武諸臣姓名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成以來國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聽幕賓之主張傷殘殆盡紀綱法度惟私情之徇比頽廢無章臣切痛之恨之拜命之初欲特疏糾叅以

先皇祖上賓中外惶惶政本之地不宜聞無一人故隱忍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續承大統自能親賢遠奸副

先帝惓惓為堯舜之君之意乃庸回比周之元兇不誅無以成時雍風動之治有如奸相方從哲者可容一日總天

下大政乎臣請歷其罪為

皇上縱言之獨相七年妨賢妬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
臨罪二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
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督斷送全師罪八徇情
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
已不容于堯舜之世而况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盧杞所
不忍為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以因
皇祖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舉

兩朝從行錄 卷之二
先帝蓋有深意滿朝臣子于

九廟之傍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一揭僅爾塞責假非先帝神明英斷從科臣之言明示輟止階之為禍何可忍言是從哲徇平日之交連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

先帝未正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欺抗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為貴妃封妃不得又欲占住于乾清至初九移宮是視登極為兒戲而

天子可以護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

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下洩剝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心痛而聲急自是臣子迫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弑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倉惶諸臣憤不容已求從哲一面冀其回心易慮稍稍照管

君國而從哲偃卧東閣不知應也詳講授見之禮以拒衆請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奉貴妃不知有

宗社遠憂知有逢迎 選侍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若懼禍不言聽從哲據得為之表裏奸臣自為計得矣如宗廟社稷何書曰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思早為之計決養癰之勢在今日也。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曰恭惟

先皇帝以仁孝智勇之資當正位凝命之日朝野生色雖

正大之議
帝王之所
當也

堯舜何以加焉未幾升遐普天同戚莫不瞻雲就日之忱畢聚而圖報于

陛下臣日隨諸臣後仰見我

皇上鳳表龍姿翱翔天際登極之晨天清日霽皎然萬

里中外加額以為太平

天子臣遭遇

聖明敢不以攄欵欵之愚謹以最關切者為

皇上陳之一曰保身

皇上之一身上帝之所歆響九廟之所憑依

神宗顯皇帝之所鐘愛

保身

內月定言錄

卷之三

三

先帝之所託重四海臣民之所尊親而嵩祝萬年者也責
任誠重且大矣冲齡嗣服璞玉未彫培植匪易爲力情竇
方開血氣未定保護尤難爲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
臣事也乞
勅慎選內侍每典衣每典冠每典膳每典文籍每典啓閉
各定職掌嚴示賞罰而尤擇端正老誠有氣節者日侍左
右知飢渴察寒暑慎起居遠聲色庶不見可欲則心不動
元氣固而神氣益萬年無疆之慶始基之矣一日定志夫
君心必有所志不志于憂勤則志于晏安不志于仁賢則
志于聲色不志于道德則志于貨利而

定志

國運之隆替關焉我

皇上臨御伊始百慮湛然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
其時矣乞

敕閣部大臣朝夕啓沃凡有所陳反覆開導期

聖心有悟而後已燕居或虞荒于嬉也

勅儒臣取古今典章事蹟編成短歌明白簡當令侍習誦
聞則歌帝側禪時時入耳儆心又取萬曆初年帝鑑圖說
稍加修飭列于左右几席朝夕觀覽俾時時觸目儆心我
皇上所與皆正人所聞皆正言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遇事便能剖決是非用人便能別白邪正而天下之治成

矣一日講學我

皇上年踰志學之期未行就傳之禮賴

先皇帝廷訓最嚴循習已久然教有作輟學未緝熙

國計邊防吏治民瘼歷代之政治本朝之典章能一一周

知而徹乎乞

敕選經明行修有道術者于大禮竣後宏開經筵援古証

今力為闡發以廣論思我

皇上有疑必問有難必辨必專心致志惟講官之言是聽

毋以久坐而厭毋以予聖而傲毋以寒暑而輟久之義理

洽而心境開日與儒臣膠漆一切曼靡華麗俱不足以眩

惑之矣一日勤政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即兢兢業業尤虞

有叢脞之患今何時哉二百餘年相傳之統緒忽焉在躬

先皇帝未盡之鴻猷待之不振加以水旱日聞民生日蹙

夷氛日熾邊防日弛此正

皇上憂勤時也伏願勵精圖治早朝晏罷凡朝廷政令

及各衙門事體一一與大小臣工面相策勵而振舉之諸

練久而天下不患不太平矣一日納諫人君生長深宮何

由知天下事非從人言又何繇知所行之得失故設臺諫

以充耳目耳目通而身安言路通而國泰頃宮闈不

靖諸臣合疏單疏以請賴我

兩朝從仁錄 卷之二
皇上英明一旦掃而清之聽言亦既效矣此後有憑城社以作奸借叢神而營私者言官不難披瀝以聞所恃者惟皇上納諫如流耳乞霽帝王之色擴包荒之度言觸忌諱毋疑其沽名語犯當塗毋令其中制隨上隨下捷于轉圜庶人知感奮士鮮隱忠而國無壅蔽之患矣一曰謹微國家惟名與器難以假人故煩縷之惜正名之先又有深慮焉

神宗顯皇帝太阿在手四十八年如一日蓋其慎也我皇上寶曆方膺正人心市恩怙寵之日蓋必嘖笑無私假爵賞無私喜刑罰無私怒凡有陳乞一稟諸

祖宗之成憲外廷之公議而毫不以己與焉法行自近權不旁落而尤有煬灶以干斧鉞者乎若藩封業已奉詔藩府一定急令之國永祚屏翰于以廣剪桐之愛而杜耦大之嫌是亦謹始慮終之意矣而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關係何等吃緊舉動稍稍不慎令宵小窺而中之大事去矣願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

帝座以至公至虛之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妨斟酌以求至當議既定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則思堅冰大小聯為一心宮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所

幹旋而靡不如意。閣臣倘亦有槩于中乎。昔江陵張居正為相，其時事正與今日合。居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勲業爛焉。惜其以寵利居成功，未一段精神，不用以奠安宗社，而用以恣行胸臆，不用以培植善類，而用以擠排忠良，身各兩潰，子孫隨之。此今日得失之林也。語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噫，非權而何以稱重乎。願皇上予之以權，絲綸無從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豈不猗歟休哉。惟閣臣密齒之以贊皇上平康之理而已。

有識之論

十日甲申，御史聶紹昌恭進繼述二字，言用人用財，宜召

宜一以

先帝為法。○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修。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曰：恭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冲齡踐祚，臣民手額喜效，嵩呼乃初五日，雨露之澤，雷霆之威，正當具儀肅戎，收捕盜鬪之會，豈非玄穹保佑，百靈競趨，而初六日雨霽雲開，天清日朗，臣民舞蹈萬口歡騰，于都盛哉。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于茲兆矣。臣等忝班侍從，咫尺

皆德成就
幸在輔臣

天顏當此極盛之時敢忘獻納之思哉一在經筵之蚤舉蓋人之學問以先入之言為主向懇出閣之期今正橫經之會即

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溉栽培于此時尤屬萬分吃緊是在輔臣首為請行慎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音吐宏暢者始勝其任而寫倣作對之成規似不必拘假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即激古含今敲金戛玉何裨于

皇上之始事臣愚謂每當講期願以

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三條或

五條講官平平解說細細剖明于以主張意識疏通聞見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聞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此行之有恒寒暑勿輟自然鄙褻之談不入蠱惑之奸不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一在大婚之早定近日

皇貴妃與選侍之移宮也舉朝吐胆以爭皇上轉圜而聽拔去根芽復何所慮然乾坤匹配首重人倫况在

皇家尤為鄭重豈可一日無中宮以毋天下耶且暮神宗山陵竣事是在輔臣首為請行在事諸臣必躬詢博訪此中機竅毋再令人關通令人闖入以為後日假借之

內朝從信錄 卷之二
地雖視天之妹。本自天生。而極力主持。端繇密勿。以我
皇上聖明。更得宮中一鑑。不惟起居飲食。安然無恙。即
窺伺之奸。何從生盜。弄之隙。可永杜。譬如士庶之家。外有
主父。內有主母。定是耕織不亂。規矩整齊。而嬪嬙有數。嘖
笑無假。

皇上一意朝考夕稽。而無虞于內。顧則身體自然強固。
聖政自然清明。此非保護。

聖躬之最要者乎。一在近侍之得入。頃劉遜李進忠等盜
竊內府珍寶財物。發覺。見已擒拿正法。人人痛快。夫寶玉
大弓之盜。其意叵測。春秋所嚴。此舉再無有包天大胆敢

為游說者。但

皇上所與朝夕左右者。總不外此閹寺之流。其中為呂強
為張承業。讀書知道理。畏法度者。豈無其人。而蒙蔽陰陽。
乘機思逞者。亦不少。我

皇上聖心方啓。天躬初端。必不可使不逞者。厠足其間。近
日

聖旨沛如。章奏䟽通。誠為快事。然此間有發有不發。意思
令人可窺。而至規切救正之䟽。又一概不發矣。此果出自
皇上之意乎。抑有為之陰陽于其間者耶。
天威在上。邀取賞封。臣固知其不敢。而軟語談言。擇其不

兩朝御集 卷之二
便于已。厭聞于人者而停閣之。此必然矣。何如一并發下。當行者行。當議者議。使效一得者皆獲自伸。行其私者動有所畏。大家輔

皇上為聖人。而已亦垂芳名于史冊。如先朝懷恩諸宦。寺流芳至今。不猶愈于偷取富貴。憑籍權力。草木同腐。禍敗不測者耶。以此保護于內外。廷之所望。而我皇上之所宜亟為留心而覺察者也。至于輔臣方從哲等。佐理新政。固見其勞。而近事多舛。未強人意。如票李可灼。以罰俸。人皆謂其不足以盡大胆之辜。崔文昇者。止查進藥日期。及方法有無錯悞。以了事。如出自內擬。當為執奏。

如票自閣臣。不知其解文昇之罪。上通于天。猶為寬假。他何誅焉。臣願輔臣將從前一切過悞。當速為救改。從前一切葛藤。當力為斬斷。寧負人。毋負國。寧負權豪貴戚之家。毋負祖宗。先帝之恩。提掇精神。浣滌腸胃。但能救其一半。亦可盡却前愆。若享此大富大貴。忍于負國。負恩。

九廟有靈。豈獨無畏。臣又以神宗四十八年之貽燕。其得力處。全在萬曆初年之輔養。向後何等神明。晚年猶然倦勤。從哲等念及于此乎。保護

兩朝御信錄 卷之二
皇上之事，可作尋常不急之事乎。瀝血敷陳，仰祈
聖斷，天下幸甚。

十二日丙戌，御史顧慥奏曰：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秉乾履泰，適當

皇考庶務畢舉之際，群工向用之時，匝月之善政易循，有
道之靈長載啓，臣未敢槩以政務輕率以煩

聖聽，但願

皇上取遺詔中所稱恪守

祖憲，親賢勤學，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
等語，揭之殿廷，觸目儆心，遵循省察，寥寥

天語，即是 典謨，拳拳服膺，即成

聖孝，無疆大曆，恒必由之。此

聖明之首宜注意者也。若乃時事之足厯宸衷者，無如遼
左一事，竊惟奴酋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
蔓之勢難圖。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為輕。嘗繼以失利于
戰，遂以守為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覩全遼之情形，但
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
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耶守耶，
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
以一矢加遺，其將盡撤蒲河以前之藩籬，而獨以瀋陽蔽

孤遼耶無論藩籬撤而內地終危就令永固斗絕之空城能拒長驅之馬足撫清開鉄之殘破何以復我故土杜松劉挺之碎骨何以謝彼忠魂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既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此

先帝激勸之秋豈是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曰酋將犯捨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不知究竟何如也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閩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盃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誦功于部院揚翊其雄

謀此何等舉動何等威略也不亦羞朝廷而貽蠻夷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兵折將殺掠之辜當事者何以自處于此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固荷戈之士徒備畚插挑澆之役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而尚侈口于遼城之無恙四方之調募祇以捍一孤城而遼陽之戎守竟當何日解嚴也檄諸邊以禦東虜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

天助

聖朝必令小醜回心窮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

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又况大衆雲集能
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未來者必懦怯而
而不敢前離心者又怨對而不敢前此時何以收之此段
精神不知當何時固結何如兢惕若以馳馬躬歷爲勞而
以告病乞身爲託非經臣之所以爲朝廷方便也今日
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不然已壞之疆上廷
弼既已肩任于前已總之將卒廷弼將使誰承當于後是
故必無弛擔之理如曰朝端議論慮不乏人無捉定憊臣
不敏則經臣之言舛矣議者之易誠不若任者之難抑左
任者之功何以塞議者之口。經臣辭家獨任竭力任勞臣

豈敢沒其拮据之績但不審其援遼之局作何收拾竣事
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幄運籌何事爲上策所當急圖何事
爲密謀所當決計可顯言者宜即拈帖以安中外之危疑
欲密成者不妨秘揭以紓

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倘其
遜儒觀望不宜復溫言慰諭以成其餒弼矢心報

國正在更新之時無爲介介于人言涓涓于乞告也

皇上奉天啓泰運景象昭宣諒此么麼不難朴滅第癘及
成而豈宜更養防已久而慮其漸踈伏乞

皇上敕下廷弼速爲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悞國事

全遼幸甚。宗社幸甚。奉

聖旨建夷屢犯內地，損失甚多。遼陽孤危，深為可慮。熊廷弼着益用心料理，多方防禦，圖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諉誤事。

首入撫順，大掠而去。袁應泰巡撫遼東。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劾原任遼撫周永春。上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十四日戊子，御史申廷謨請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馮三元奏劾熊廷弼

謂弼之言何容易信，但廷弼不米衆言自是，自高刑殺大重輿論皆然也。

十五日乙丑，御史馮三元奏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况膺特達之知，專闖外之寄，騷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之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逞臆行私，妬賢嫉能，愁民悞國，如經略熊廷弼其人者哉？自遼左發難已來，大小臣工，交章互薦，以為廷弼可用于遼左也。皇祖起之田間，寵之異數，亦曰惟爾具有艱難之略也。為廷弼者，肝腦塗地，沙塲碎首，曷足以報。

皇祖知遇之恩而兵柄久握協人共濟亦豈無因敗為功
之會乃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以勝
敵而推扯偏用以覆短綆短而咎汲之深木曲而惡繩之
直以殺為威以復拒諫人心不附方略全無天下之事弄
之已壞乃謀欲卸担而却之也此可為封疆之臣乎中外
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
臣以為及今不言聽其自敗亦可然而遼禍日深時事日
去一旦土崩瓦裂大壞而不可收拾言之不已晚乎臣謹
按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試為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為可命千里餽糧五石勞費

何不責深
宜以大軍
禦敵令民
自取所種
之粟即奴
驟來難以
收拾縱火
焚之民无
怨矣故官
取則貪早
焚則暴皆
不可也

何如善戰者因粮于敵况自有而自失之也開鉄被陷遺
禾滿野窖貯場積皆為外儲廷弼有謀必且選鋒簡騎倍
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宿後裝粮而返奴將不覺比其覺
而我已返矣不然而付之祖龍一炬猶可不為敵資乃計
不出此而今日恣搬運以當奴明日恣搬運以當奴曾一
騎不敢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憑城却
敵于此攸賴散貯密防猶防不測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燼
曾無防閑何其疎也向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人心既搖
倉卒無備一鼓而登發蒙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為
奴內患為我外援犄角不失率然自在金白告急其勢不

北關恐難
憑信

此不足以
服之

得_不救聞道臣欲以二百萬為之應援而廷弼不能用也
坐使奴去腹心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戰與
守不同情勢籍伍既定妻奴與偕甲士授田戌期有代守
此計也浚隍增壘誠為要務不可緩也若夫四方聚兵千
里轉粟府庫內空士卒外頓乘機設會惟敵是求又何守
之專事乎乃健兒不以禦侮而以浚壕行伍不以習擊而
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賀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
敵乎此其無謀四也瀋陽之犯與王大人屯之役已有先
聲斯時也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循陣誓師藏形設伏摧鋒
制敵正在今日乃賊來而聽其蹂踐賊去而謬曰堵回十

萬戎行安在而數敗衄也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
要害走集也如地在必守人力可効扼吭之勢誠難委矣
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噉蛇相次俱盡何益之有
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為守者得力乎代人守者得
力乎安家行粮于客兵費乎于土兵費乎遼人可用而不
欲用礦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噎惡食聞以遼事守遼之
說也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
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剪剪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
遙也今之請數有剪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
乎據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者而無用多之才據其臨陣

者或一百或二百，似乎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如此處分臣始不能解者，其無謀入也。請兵請餉，分固應然，而動為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何為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也，豈兩監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也。廷弼自謂勞苦而功高，願廷臣恐其不能畢事也。語規

之，亦以為國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弼者，暴而自用，闇而寡謀，實無濟國之才，而有上人之氣。乘遼事之貼危，偃蹇自肆，因人情之擁戴，顧忌全無，始以虛名自慢。不過螳臂專車，既知綿力難前，遂欲蟬飛脫殼，跡其誕謾欺君，無人臣禮。窮極海內，非社稷木一籌莫展，非疆場寄鼯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惟

皇上將臣此章，亟下閣部九卿科道會議，如以為廷弼之才可用，請連名列保，功當同賞，臣甘受妄言之罪。如其不然，亦宜早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急簡才望之臣，星

夜往代、一面知會道將、整眾待敵、庶不為地方憂也、不然、止為廷弼惜、不為朝廷惜、止避阻撓之名、不顧復敗之禍、八百萬之脂膏、豈堪再剝、十八萬之貳貅、何時取盈、中外俱困、大盜乘虛、無何遼東之歌、且再作、而李密楊玄、或乘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殘遼、事宜如此、惟聖明裁察、奉

聖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此疏首條論取禾若果如此又一遼民之酋奴也。第四修築此必不可緩且使軍士習勞即是訓練之法。至若

蘇君三條恐不得其情
經略熊廷弼乞

馮三元

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慥等、交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悞國、一疏數職、入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計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毋與職怒人不怒虜也、去秋開缺、委弃根苗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卒收割、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為此憤恨、屢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謂職無謀、職當承、石碾研起火

內朝從信錄 卷之二
星、延燒火藥，謂職無謀。職當承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鉄嶺，八月陷屯關，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彈壓屢次，按院道屬職勿令行，北關報至，瀋官軍一呼而散，亟遣分守道閻鳴太往撫之，至虎皮駟大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白，而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誰，况職以初三日到遼，二十一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鉄嶺不能援，而侈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修守開原，是要着任諸臣千言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如柴賀

李三帥人馬實未做工，即貼修瀋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自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摧，馬上之推，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謀，職當承瀋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爲獎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謂職無謀，職當承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陷後，所在檢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我搬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清之而不得也。

謂職無謀、職當承、贊畫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
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爲
高麗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
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聞江
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微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
山參曠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
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募一畚
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
微三元言、而職不知曠兵可用也、謂職無謀、職當承、職不
識秦楚事、且聞近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用兵

十餘萬人、今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評職用多也、謂職無
謀、職當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
因職請往蓋套推糧、獨職一人卧病、遼人屢推合救遼之
命、不請問

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而謂職欺
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
駐、亦不得一時嘗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運、寧前
道以一人而辦造船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
去職以存遼、而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亡遼也、
豈可哉、伏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衆待敵，如馮三元所云保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臾者也。

經略熊廷弼奏曰：頃接邸報，見閱視科臣姚宗文遼左疆上日蹙，失事再勘，非宜。一疏內言花嶺山城邊事，臣查參不宜與按臣疏爭多寡，特爲六月十二日王大人屯邊事，不勝後慮，借駁山城之案，以成此番敘功之舉，而復薄責經略，溺職數端，欲臣惕然悟，奮然改圖也。其設心甚厚，而中外之人亦早知閱臣欲借事陳言之，日久而今始得聞其謹論也。花嶺之役，臣初行牌嚴查，據帶管分守道事監

軍道邢慎言詳報殺擄人數，在該屯住民未脫回鄉及尤世功等所報，皆有姓名而數目則少，在理刑同知冒日乾常日所報，却無姓名而數目則多，該道仍隨詳具稟花嶺一事，刑廳粗報過，以未確駁回，嗣刑廳詳上人無姓名，詞多約略，具稟云：職前已報過，不敢二三其說，信如斯言，是徒欲照管前報，而不問虛實，何以服人。時按臣據此查參，而臣猶駁批，仍委冒同知親詣失事地方，挨查某處，實有幾家家有幾人，是老是幼，是男是婦，一一開具姓名，併地方速行覆報，此正求的確，以杜隱匿，非爭損失多寡也。東邊近賊數十里，村屯殘破，人民逃竄，自三路失事已來，屢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疏上 聞至今日而旋復生聚途中邊事雖憑道廳開報
然而道廳誰履其地第憑衙役視賄增減情實有何的確
昔臣按遼時凡勘邊事皆處處親到曾託監軍道與按臣
言臣亦親與按臣言而臣扶病看邊之疏又嘗言之地方
之事若不眼到脚到無以知村屯之有無定捨奪之多寡
欲約按臣躬巡潘奉一帶邊地大家身親拜見好得商量
查勘功罪以察欺隱正爲此而發假使匿欲隱方以按院
不出門爲幸何肯勸令親往查勘至于六月十二日之邊
事按臣查之極嚴監軍道當之極力其稟職及回按臣稟
帖在冗長不便入疏另爲發抄與中外共見之往各道勘

邊事坐家懸擬今邢慎言在潘親見遇陣爲諸將忿激稱
枉或亦有可信者時道詳及督撫移書皆謂此番當敘錄
以示鼓舞臣疏猶云不勝罪愧而但以配時勢而用權机
一句結案未嘗借駁山城之案爲敘功之舉也本無後慮
而閱臣代爲臣慮亦過用其心矣至于兵馬不訓練將領
不部署人心不附職工作無時而已刑威有時而窮廢群
力而雄獨知獨賢不足以圖大功濟大事此臣種種不職
罪狀閱臣吹求已深傳播已廣猶不盡言以傷雅道臣極
感服但閱臣凡七閱月臣曾屢書言河東兵馬召募之虛
曷殘兵之零落援兵之孱弱器械之敝耗馬匹之瘦損糧

草之賈乏將帥之惟怯道聽之惰窳皆賴查閱以新一番氣象催請早過遼陽料理助臣所不逮顧僅以一日教場一日虎皮駟完主客十萬兵馬下操之套數臣不勝失望計住遼陽城僅十八日其隨從皆畏賊旦夕至匆匆西去而此後皆海上遨游賦詩晏會之日恐于臣之訓練部署附職工作刑威等項有所不盡知也至于道鎮文武吏士經年異勞異苦不行薦舉使不與被論之知州都司經歷三四查盤官等而自謂上不欺君父下不悞天下蒼生則信乎其不欺不悞矣臣待罪年餘千危萬苦半塊殘土亡而復存本無東隅之失何待桑榆之收今已久病矣明俟

聖慈放斥外惟是花嶺王大人屯兩起邊事有無欺蔽以開將領隱蔽之門皆監軍道邢慎言叅詳報前疏專行巡按御史勘議此是從來法體昨部復會同經略再勘悞也伏乞

皇上俯垂鑒察速賜救下兵部復請行監軍御史查邢慎言花嶺續詳王大人屯稟揭事情親往失事地方逐家一一挨查以定尤世功等之罪此必待再勘而後明者也况臣病軀萬分沉重欲擬第三疏懇求允放不料奴酋韃賊復來犯捨只得扶病料理萬望

皇上速推經略前來代臣庶邊事無悞而臣亦得骸骨歸

兩朝從行金
卷之二
鄉矣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漣奏曰頃見遼左村屯日劫人民日擄城堡日空邊疆日壞若經略熊廷弼始不能已于人言矣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飭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爲廷弼諱也爲廷弼者有二策焉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目不瞬全副精力誓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上友席蒿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祇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之邊警日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倣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倣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

國家至于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遠計博採群謀大家悉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已尋一得當之着或循資或破格擇一得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叅佐要若干士

名言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馬用若干資糧置營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裨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于商量停當遼陽已了當矣臣以忠急廟堂不避煩瀆不避刀俎統惟

聖明採擇若夫兵馬倥傯人心危疑暢然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按臣張銓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皇上一併敕下施行

楊漣奏報夷情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光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巳時韃賊不知其數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游擊馮大梁火牌報稱初八日卯時東夷大虜自蒲河北地方深至大鶴等臺隨將原設撥夜趕散各營土客將官復發夜探至坡下臺被精兵數千趕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無數兵分兩路深入瀋陽存亡旦夕莫必經略熊廷弼或能力抗強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積怯之勢當方張之虜屢被人言方寸且亂將士驕頑威令難行不幸瀋陽失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海以西皆震驚矣斯時精

急著

銳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措誰為
皇上共護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選通州練
兵保定募兵及京營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義揀
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山海關一以壯遼左聲援一
以為神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容再計之著仍乞

勅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堪任經略一二人
面諭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方略諸
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
也本兵黃嘉善主領中樞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
陛下容職另疏上請誅斥職無任激切悚惶得命之至奉

聖旨遼警甚急這選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
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即會議來具奏

八大罪既
刑使人欲
鼠抹不得
據辨不得
如此論人
論事處心
非服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疏曰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醜虜
外侵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
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資籌決無事為徹予之謀有事為
緝焚之策及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
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冒軟熟以至今官
方其被命偃卧家園不肯乞休人言叢指僉謂不效不活
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蒙面而入長安既已受事
則邊腹皆其身上事况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忽當樞如

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栢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栢之必敗遼東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主溺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敗衄假非

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都城守備空無一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加善當收拾何所此其籌敵之不審因之震儆

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楨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鉄嶺相繼陷矣乃拾宰寨之殘級遽然上首功以欺

神宗當時將遼用遼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如楨又敘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佯爲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蓋既欺

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灰灰驕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也僉募民兵所過州縣剗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

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遼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閭閻如許愁怨費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道遙是何法紀制馭此為撼搖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土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勸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為官

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為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叅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報

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啓倖端日蠹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聘至京奉

旨署印嘉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歿暗地自喜故祁光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推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嘉善之媚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戀權不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溫旨以揜之近又將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固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于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入也至于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于榻前奏曰遼東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為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遼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竭力者安在幾年悞

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攀人遮面每每狗禮擬

旨慰留此于嘉善之揆取封廕得矣而不能幹旋安攘一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個遼東敗壞乎而有限之財賦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各邊備懈弛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人更理又能當得本兵再僥倖乎今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聖主維新邊事 勅令會議撫將士經略諸事而居中調
度者猶令頑冥戀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
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
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
敕下九卿科道會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
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
奮邊事尚有可為而在兵言兵亦微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職分也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勩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殞落道路
沸傳皆知為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
士受杖受謫以爭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
敢以陰蝕之計復為醫藥所傷而身軀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為宿證真為哀毀所

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歿生。尤當衡以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內庭處分不易。則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

可竟不問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眾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乎。

明廷之上。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雖逆黨于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盾弑

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弑逆。豈必在多少。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為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軀一證。是否。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

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弑机。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罹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

不得以含糊結局

二十一日陝西撫臣李起元河清疏曰恭照人主之德上

通于天主德休明則天心降康而禎祥應之景星出慶雲

見黃河清考之紀載河必千百年而始一清至聖之主不

黃河清

世出濁流之清不常見以故河清難俟人有恒言海不揚波越裳黃耆以占中國之有聖非偶而已我

皇上登臨寶位發帑賑邊止稅撤監簡大僚下考選起廢

棄允枚上停織造通章奏與海內更始善繼善述追三並

五故天心效順河伯效靈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無際而

至三日舉千百年所僅僅見于我

皇上臨御之初蓋太平之上瑞至治之休徵而

聖作之顯應也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中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與戶部郎中黃衮親詣河橋目覩

焉流涕撫
事數責此
則并文墨
而已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糾經略熊廷弼疏曰昔諸葛
武侯之在蜀也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切怪武侯寧靜澹
泊人耳何戀戀于漢而必欲死之及觀出師表乃知武侯
受先帝付託欲報之後主也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
山星殞原野而亮果死矣古大臣受國隆重不肯欠人一
分如是今熊廷弼一荆南書生聽勘御史耳其先世非有
剖符分壤之功又非有戚畹肺腑之親

皇祖因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略昇之司
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

國家正賦加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皇皇尚方

敕賜軍門大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內庫蓄積內
府珍幣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賚廷弼試
思自古人臣遭國多難受國隆重與廷弼有二乎吾意廷
弼于此時上之當縛名王擒貴人以長纓繫奴酋之頸于
闕下次則斬將搴旗設奇制勝又次則勵兵秣馬選將練
兵過門庭之寇于方張為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村
落搶矣屯保破矣虜酋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嘖嘖
嘖嘖強口臣猶曰遣將而中制者敗從古所忌且英雄舉
事不肯俛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
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一片

兩朝從行錄 卷之二
土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弼乃惶惶欲養病也。淮陰侯曰：食人之食，事人之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廷弼受國隆重，作幾許威稜，今一旦抱頭鼠竄，效童貫之太原乎？且弼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顧欲遺之他人，從何處下手，則惟御駕親征可乎。嗟嗟！昔耿弇不欲以賊虜遺之君父，弼乃破壞遼陽而遺之君父耶？且遼亡則陛下將無處着雙足，大河迤北，孰非戰場，真可痛哭流涕也。昨見科臣之疏曰：廷弼當以全付精力，誓死報

國。彼知其必不肯死，又曰：席榮待罪，求賢速代，彼知其必欲求代，特爲其開一面之網耳。又曰：終難抹殺其功夫，廷弼罪則有矣，亦何功之有？廷弼之功，正所謂羞居楊前，耻居李後也。廷弼歸而出其橐金，買好田園，屯歌兒舞女，儘可自娛，如國事何如？主上何荆南父老，或憐而望之，但不知廷弼何面目入關耳。叅看得經略熊廷弼市奸，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報復凌人之氣，內恃輿援，聞人言迭出，則眉目張天，外懼奴酋聽胡馬驕嘶，則肝胆墮地。凡崇位隆恩，攘爲已有，將敗着殘局，遺之何人，縱逃斧鉞之典，宜加貶竄之刑，乞

言無可奈何則何爲
實以大過

兩朝行傳金 卷之二
救九卿科道會議將廷弼褫其衣冠竄貶遐方急擇賢者
往代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
可奈何矣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經略熊廷弼求勘疏曰自
神宗顯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
至今
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有罪頃臺
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
無罪一任橫詆但謂職以破壞之遼遺之他人他人從何
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

無可奈何修德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
敗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鉄連陷大小各衙門
相向而哭共卜所往而今且冠履雍容公私燕語儼然漢
官威儀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沈怡滿瀋空城而逃無論也遼
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
以先逃去爲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
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填街塞巷不減五都之市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
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內外鞏固壯

西朝從信錄 卷之二 五
哉一金城湯池也。即瀋奉向爲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牛脚夫運糧，自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車至二萬輛，晝夜攢運，而軍中始有糧草。三路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鉄。臣討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鎗砲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篔，買角易筋，調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滅虜砲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事始有攻守具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不時捆責，不喂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紅，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了事，以歸鄉里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西虜住我沈怡，弃地日肆劫奪，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從陣擒活虜，送撫臣轉發炒花諸營，証其犯闕，又招撫煖酋二十四營酋長，勇堡僅特開市賞，各就戎索。年來河東秋毫無犯，而東西合犯之報亦數月希聞。臣自有法，姚宗文送四千金之後，正無煩修

德再陳以夷攻夷之策多送數萬金為閣臣續貂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攻壞否自守瀋奉各戍重兵賊遂為我
 所縶悉眾與我對壘不敢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寬奠
 至于近邊零落村屯勢自不能無搶掠我固無如賊何時
 而形格勢禁賊亦無如我何時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纔是破壞臣從何下
 手處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為他人下手修德何須為
 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
 何入謂職內恃輿援也而臣生平孤介謂臣聽胡馬驕嘶
 肝胆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寬奠環甲冲賊圍援瀋陽者

獨何人斯修德有耳有目終當自曉惟是臣以積勞積苦
 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吐血虛危沉篤七月初始請告非
 因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入九月今年四五月臣已撐
 過此後局勢已定漸進漸逼自足困賊無奈內二豎入臣
 咽喉掣臣手足死不得死活不得活雖欲不負

暗指言者與閣部諸人

先帝之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
 貶竄去則貶竄之耳何必矢口矢人遽傷雅道哉頃臣遺
 閱臣姚宗文書報朝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遼已轉危而
 致安彌且之生而致死

天地鬼神實共憐鑒即為公所抹殺而一段勞苦公案自

有遼水遼山在此實錄也無端結黨傾陷抹殺公論臣蒙
罪去輔臣票擬定為眾口所挾惟乞

皇上電斷將職罷斥即

勅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
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當為後人代受其過病
矣

詞臣張鶴陳十事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
令恤民持體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占曰臣叛國亂大將叛又曰天下大旱又曰倭臣在側屬鄭分

二十五日巳亥御史萬崇德奏議遼餉曰先是

皇祖軫遼事之苦頒銀三十萬聽經臣犒勞此賞也非餉
也戶部不得而混也嗣是

先帝復軫九邊之苦頒銀一百萬兩分三十萬聽經臣犒
勞此賞也非餉也戶部亦不得而混奪者也

敕諭諄切者無抵餉一字

諭閣臣令旨云今因遼餉闕乏特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
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卿可傳示該部差文武官各一員
星夜解赴遼陽犒賞用示鼓舞接濟軍需即開寫職名來
看又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三
令旨今日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差文武
官各一員星夜解赴遼陽交與熊廷弼酌量犒賞均霑實
惠作速具本來奏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腳
價銀五千兩不許騷擾駟遞銀不許到太倉差官即發後
復傳

三旨諄諄速解雖云發付遼東經臣酌量犒賞其實不離
前旨之意也惟前後詞語稍覺參差舉朝欣欣相告面
面相覷無不喜其沛發大賚而疑其粘帶不明者于是有
停徵加派之議有俱作正餉之議紛紛未定戶部商酌數
日乃定四六之分今不謂其併前六十萬亦欲而分之也

夫計臣耻餅壘之不繼抵一分自幸免眼前一分之愁眉
孰知悞一番反貽日後一番之爭執此二百萬兩自應任
經臣酌量犒賞者戶部定不得執此爲犒賞也若特發遼
東一百萬兩既有闕餉充餉之旨不妨作四分六分之
用况合前六十萬與今分四十萬已一百萬矣即霜露鋒
鏑之卒飢寒死亡之輩優恤之格諠不嫌于過厚然賞濫
則易匱匱則不可爲久酌量分別經臣饒足以辦獨六十
萬之抵餉業經奉旨揆之情理不得不然經臣亦不可
槩執之爲賞資也且經臣念戶部支撐之難力拒道將之
請增慨然湊給以發月餉戶部獨不念經臣疆場之委曲

半是調停
半是諷激

接濟俾之饒足沛然急解以充額數乎。但六十萬之不當分而故分。一百萬之當分而不欲分部。臣經臣各執所見殊失其平。職謂其當兩酌焉。今我

聖天子繼離出震不殖貨財軫遼發帑豈其獨後于先帝加派停徵行且有日所患非餉獨不得有功者而賞之。夫遼左勇將如雲猛士如雨訓練日久心胆激烈其中豈無設奇制勝而繫奴酋之頸于

闕下者有之。百爾臣工何難合請封爵勞金百萬以酬殊勲。然而能生擒李永芳及諸頭目者亦勞以數十萬金。官職隨其功之大小而給之。不然恢復陷地爵賞亦自不

薄。不然而虜至堵禦得定當與攻城掠地封賞亦宜竟從上格有功有賞而人知奮無功無賞而人知恥鼓舞之法既明。慰勞之典自當計一百萬不足當一日論功之需。職願經臣之更有進于是焉。職雖非餉役事休相關讀經臣抵餉之疏義不容無一言以指其互執之端。伏祈聖明垂察。如果臣言不謬速

敕戶部扣筭六十萬抵餉之外。亟亟多發無致闕乏。寧有餘以果三軍之腹。無不足以失三軍之望。仍

諭經臣將六十萬抵餉之銀通發濟急。如欲充賞另行造冊上請。庶于共濟之中不失同心之誼。而遼事國事胥

兩朝行傳金 卷之二 三
賴之矣。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

賈繼春致三閣下揭為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

得 原全季選

無極懇乞 顧命輔臣思 皇上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竊照天地之大德曰

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從 源以迄流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從枝以及

根也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常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皇上以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喪哀交構羅織不休如 李選侍之事 者其慘黯光景職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

嘆頃泣而 顧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無論青史遺穢 竊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作何肝膽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真可謂

為堯為舜之第一義矣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 棗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真可謂之不 恐不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嘖嘖付之不聞 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際而 但以篤念

皇祖竟渙然冰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乎縱云 選侍原非淑德原

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能看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 諭以 選侍曾產數胎育

有幼女歎歎情事草木感傷而况我輩臣子乎受 先帝多少宏恩而玉體未安遂不能保一愛姬乎職久

欲上疏廷爭但以新進小臣緘口忍泣至今而不得不 望閣下之匡維也但願閣下宛曲調護極力回天令

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職雖觸盤據之勢鼎鑊斧鑕復何避 乎謹

揭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旨會議經臣去留疏曰
臣惟兵革之事必所素習然太公諸葛亮皆儒者不聞在
渭濱草廬時有所嘗試而後出驅如林之旅稱節制之師
也此古聖賢不必論今日之議乃欲使書生坐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耳非求斬將搃旗事也臣詢之朝論皆言
侍郎崔景榮張鶴鳴僉都御史袁應泰此三臣者皆可遼
用崔景榮則臣使西夏時見彼中人皆言景榮恩威素著
夷人信服鶴鳴在貴州時是亦慷慨似非畏兵者應泰見
以望推但更有言

陛下請救兵臣一人往詰廷弼令自密奏廷弼度能得將
士共滅賊否度能使虜人犯無擄掠村屯人戶不暴骨如
莽否則尤或可令佩劔印視事李牧日費市租享士虜人
急收保政不必速之使戰也如廷弼自陳臣力竭矣因言
者志灰矣終不能繫單于頸報

陛下矣則請令待罪關外再簡一人馳往遼東不妨錄其
許國之胆二載暴露之勞萬有叵測守國扞敵之臣誠歎
城廓封疆廷弼當自裁也蓋廷弼掛衆議有三以嫚罵爲
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
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
駟騷叛者媿切而于山東最苦楚緣之不能成功三且蒲

河虜入殺戮甚多，報至復言不然而今所欲議代諸臣，又皆與廷弼均未經摧鋒陷陣之事者，即或勝負不常，無以爲劫代毅括代頗佐廷弼長舌者乎？故臣以爲請寬廷弼罪，使自決如其心謝事，席藁塞上者，奪其軍未晚矣。至如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輔臣留之何故？夫兩軍相攻，士馬物故，芻粟乏絕，即不宜抄傳天下，亦當密揭樞臣令得從中調度。臣詳遼左章奏，獨廷弼疏言十八萬兵餘，疏第言十餘萬衆，無敢指數者。廷弼旣目無加善嘉善，亦無能向廷弼置一喙矢一畫也。夫自古中外不和調而可用兵者乎？而戰將之當博訪尤急。六曹諸大臣

多開府地方，握兵符年所最深，將才若干人，豈無一二足智曉兵，可使折冲者？合各舉所知，付幕府用。大臣閱人多矣，受

國深恩，如薦文臣則薦無官之臣，以市恩；薦武臣則薦有錢之臣，而納賄。衆實有口，大臣不敢爲也。爲今之計，請敕廷弼回奏，身能破虜與否，而後再計。乞

俞允黃嘉善致仕，再簡方略大臣，握兵部下令大臣各舉舊時部曲，堪爲戰將。一二人應用，議餉議轉運，則戶部涉獵其事，尚可支。臣愚不知兵，謹具議上。聞如此。刑科叅失機功罪狀。

不惟廉勇
更足謀智

河異秦槍

渡師期

導入陷

條線索

案

參看楊錡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道而曉曉置辦曰未
 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推不敢
 抗違也
 不思如栢建旌專閫作遼東之大將乎當時出
 師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栢故
 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栢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以
 故再出輒逃而錡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栢身
 託之傳自于錡則錡之私庇如栢甚明不然杜松輕進
 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栢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
 行陣有古名將風聞錡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
 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錡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
 密遣人進關投揭黨事冀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于
 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創見有松
 任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即此舉動已含陷松之
 毒矣乃誓師時如栢佯與松酒拜送曰吾以頭功讓
 汝松既知激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布
 置奸人為松鄉導誘其歸入妖倭蓋奴酋素所畏者松
 與劉綎也先得錡告示遠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
 以當松松果為鄉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
 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歿賊是松之歿實
 錡與如栢同謀詐陷壞此長城為異日祀戎之地而乃

陷之生前
 又欲汚之
 死而何毒
 耶

周永春李
 維翰當罪

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錡為此喪心之
 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歿敵而沒其功松
 歿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
 明旨獨不思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假令當日抗言
 天時人事未可決戰曰兵勢國之大事臣不敢以用兵
 為試趙雲之決策明主可與忠言斷不決裂如彼
 即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于以敗歿伏辜耶錡欲
 引魏學例何可相方寧夏之役學曾被逮繫而節制已
 定幾何時即復數十餘城獻敵之日
 皇祖諭之曰學曾固罪之魁實功之首至今稱誦乃錡
 與遼事竟何如也即令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
 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
 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
 如栢俱一體之人况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
 罪而李維翰之于撫順紅旗摧戰總兵張承胤願叩門
 一見面議不得倉卒赴敵陷陣以歿誠可痛恨如李維
 翰與周永春並難免首事同罪之條但錡不可以之卸
 已罪耳如栢雖先難經尚當跪斬錡等若容免脫是謂
 無刑况近日遼事不旋總緣功罪混淆此案不早行究
 擬用快眾憤見有受事無功負國負恩妄殺逞威老師

胆張日明
之論

李光斗奏
李選侍陰

謀有否似
難深究蓋

所以休
先帝之愛

皇上之仁
兩善之術

西朝行在錄

卷之二

七

坐費人心散失兵力空疲欲復與援抹殺公論槽口鳴
張抱頭鼠竄者何以處之。三韓存亡九邊懲勸在此一
舉。遵
明旨而正國法。法司自不敢疑畏。調停脫生。宛明有
國法。幽有神明。無
所逃也。抄出嚴之。

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
聞變倉卒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時大臣從乾清宮中
叩頭執奏懇

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
居別殿踉蹌張惶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緩
之勢驚問其故喧傳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腰玉奸璫
布滿陰為人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有慎
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詞甚微婉但知安

宗廟定社稷為念不知其他初三日
宮中震怒禍幾
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臣票擬隨奉

聖旨移宮已有
旨了各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
議具奏欽此欽遵初五日閣臣具揭再摧奉

旨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宮禁肅然內外嚴謐臣等舉手

西朝行在錄

卷之二

七

加額幸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既當還 宮。則 選侍之當移 宮。明白易曉矣。惟

是自移宮之後。自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 特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之能憶度。若復株連蔓引。使

宮闈不安。是即與 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

魯襄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為毋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嘆服。因取朱熹

入直。此等體制。自有情法。至當不易之則。聞錦衣勘問。該

璫時。語及宮禁。槩置不問。深為得體。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

調護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李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與天下

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政。勿令反側不自

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

盡者。胥在此矣。職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 宗廟安 社

稷而已矣。

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朕昔

幼冲時。

以存大休
為念便是
真忠直義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歐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寃難伸惟抱終天之痛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為武氏之禍者朕忍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

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謔聽李黨誼謠實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賊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法當首論務將本犯與劉遜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時大學士方從哲等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着遵旨即行發抄咸使聞知

從哲等又具揭曰。選侍李氏。平昔怙寵。張威得罪。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既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

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奉

旨編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賜保全。皇五子。并三位公主。時時顧

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所奏。其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

肉至情。豈不注意。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熾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

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

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

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等知之

南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鉄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

道閭嗚太往瀋皆不行而嗚太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為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罷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為遼陽退步戍金伏為山東塘牌也即奴賊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職今請略言其狀向來地方操練

內朝後傳錄 卷之二 三
但合營裝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將官教演亦但每軍面試一回不過三人而日已云暮乃職之操法則不然每令于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如管兵千人該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設一燕兒窩而五人于其下就本隊中擇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旗射鎗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逐隊熟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隊熟而合之于營此總兵官逐日見行者職嘗謂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爲操人但見職不恒親下操又止監軍兩人刑慎言又以積勞成病止職與高出在城職又嘗外巡不能驕驕親下操

遂謂職不操練如職不操練閑住兵將何用是必不圖爲國滅賊不圖性命歸家而後可此議起自去秋職到任時見贊畫新兵無用撥供採草挑壕等役贊畫見其軍多逃遂言軍士做工不得操練以自支而閹臣因爲之廣其傳以至于今此兵馬不訓練之說也西北兵馬付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守藩奉川兵付陳策防守扇皮駟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業存城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改付胡嘉棟防鎮江寬變凡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曾一處一兵不調停但如閹臣

內朝後傳金 卷之二
與職書欲柴國柱守遼陽賀世賢退守南衛又向職言欲
撤回柴賀李三帥防虎皮一帶當賊來路者而團聚遼地
則議職圖退步及職守瀋又議職為賊添中大舖諸所謂
部署而職不能從也此將領不部署之說也各道新升職
僅與高邢兩道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
糧事催海蓋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定宜因公相諒至
于總兵顛倒錯縱恩威不測謬謂駕馭頗得其宜惟贊畫
與舊守道每事牴牾倚閹臣布散流言知與不知咸被煽
惑此人心不附職之說也遼陽城池坍塌人皆知其難守
紛紛私逃九門各設有官軍百人禁之如守牢獄自挑濠

築壩從十里外引水以護其外幫修理外城自築塚口馬
道門關以固其內遂撤門禁恣人出入向之私逃而去者
無不人人回城居住瀋奉之間向無一人敢往亦因修築
完固商民百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况城守不修軍無倚
靠那跼立得住如昨日瀋城為數萬賊兵所逼若非壕塼
週備砲車打退軍且怯亂自奔何況百姓始信築城鑿池
與民固守孟氏自有正論而城高池深委而去之說為權
辭不必引也查閱臣初出有修山海關之議至遼有建敵
臺之議事完條陳有修瀋河西之議至于邊關墻臺猶反
覆三致意而獨于遼陽根本之地不肯修築者豈在已言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之則是。在人爲之則非。抑亦阻職之爲，以幸其敗，蓄意誠不可測。此工作無時而已之說也。自斬貪懦陳倫、劉遇節、王文鼎後，復拏問鎮江游擊戴光裕貪暴不法，緝打送獄，而隨以病斃。其中軍千把總不驗喂，不操練，及印屯官之侵欺科索玩法害人者，不時處治，亦自法所不廢。至于軍士除賭博枷責，及逃軍境內捉獲者，止于緝打發伍外，惟逃叛境外及境內剽劫者，則在必殺不宥。然他營亦少，舊開原遵募兵，皆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至十三餘人。近海蓋道獲其逃于南衛劫盜人財者十二人，而職亦駢斬之。曾記一起十六人逃出邊，爲長勇堡李國臣追獲。

十四人而逸。其二解到遼城，該道同部道審明，知于叛法皆無赦。戒押者留兩日，勿投文，欲于其中曲議一人處斬。見職講過，然後解進。不意職先令俱斬之，而該道意不無少望。適當閱臣將到遼陽之時，籍此紛紜，移書長安，搖惑衆聽。此刑威有時而窮之說也。若乃廢群策群力而雄獨智，獨賢則何道？何將之策之力廢而不用，獨于閱臣所書面商確着之支言，而形之修書疏者，實不可行，不得不姑廢之耳。且閱臣以夷攻夷之疏，自任必濟，已蒙

先帝明見萬里，有十羊九牧之旨，而閱臣必藉此下補科之命，護領專，敕以行。今所用所攻何在？是策且自廢矣。

職本不欲辨而前于京中忽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衆逼逃四五萬人且謂職夾按臣虛報堵截以爲天理良心安在不在意謂職隱匿欺君暴虐驅民而不圖閹臣所造至于斯也而猶不求一明白職即病歿而去何肯瞑目當據單案行各道咨令督撫都院按臣公同親詣各地方逐一挨查嚴叅以正職欺君虐民之罪一時撫道見者無不驚駭憤歎人人自危按臣亦移職書謂不意重明麗正之日讒口高張此惟告之

天地鬼神惟願神明陰殛貞錦投畀豺虎魍魎黑天無日之言從何處查勘惟有仰屋嘆氣而已世道如此欲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此言非職出或亦天理人心所不容已而職猶念虜之爲言夷狄盜賊禽獸也遼東不幸爲西虜所侵暴東虜所攻陷何用更以虜禦虜而致動送單者之褻甲腹戈力相驅逐况職病已深賊虜自退亦有不煩于驅逐者惟是職奉

敕禦虜及爲地方主持日以爲虜使朝廷之紀綱風俗以職不才故掃地何顏更立于文武吏民之上不罷職何以正法聞各衙門皆有此單不明白請旨行勘而扶全承襲裝人罪過没人勞苦何以明法伏乞

立
賜罷斥仍敕兵部會同科道官確查單所從來証據明實奏請行勘使職明白受法而去明心而效此亦彰公道而鼓士氣以肅犯法而振軍之一端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而不能大人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爲狡奴所笑誠有如所嘆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領總兵兵馬將官得力方能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略短取長敢于戰陣侯世祿精悍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爲軍中白眉餘多庸庸碌碌見在

官事不敢盡言使人無色求大將如前日劉挺輩諸將梁貴徐九思輩已不可得而各鎮兵馬又四五等選之餘無一而非敗群下駟者發與總兵將官皆力辭不受若楊宗業併自己帶來山西兵馬亦欲推之于人別求好兵又卒無所得每勸諸將曰淮陰市人而戰劉岳張韓各家兵其骨已朽即安得起而用之從來兵將隨時隨地顧用法何如年來各邊匿自營之精者專選一種羸卒老馬悉付一廢將或于摠抑勒而來及到山海關督臣欲汰回則人人皆欲汰回無從下手只得勉發出關湊數內有營抽不足而補以新募者皆市猾游棍每下營不知跼立在伍千把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總扯其手而安之伍及千把總去又離伍而千把總又扯其手而安之人人皆然日日皆然見之令人氣歎亦令人嘆死川兵土兵毛兵雖伍法齊整亦強弱各半而平原曠野不能與賊騎相馳逐標左右兵募自河西義武營兵募自河東及各營潰卒皆日逐日盡賀世賢內丁皆招集殘兵于逃陣惟替畫所募者疏稱為將官胡國臣王平等練成一枝勁兵高麗見之而嗾指奴酋李永芳聞之而畏懼此從來未煩修工一日者及前扶病看邊過驪陽見王平辭兵不受職問可得精壯幾何平云所統一千七百餘人若挑選可得五百人職謂此以一當十可戰者平云只可

像曾在營伍當過軍者何能戰過鎮江合城士民商賈公呈言五月十六日數十賊入鶯兒溝胡國臣領奇兵策應步兵二十人教場札營夜半聞江潮聲以為賊至吶喊數聲委弃戈甲奔城外驚起男婦赤身奔避而乘机搶掠民間財物且單聞平日奸騙諸狀乞調回別用免為民害始悟高麗見而嗾指者端是為此恐閱臣亦不得借工作刑威為贊畫隱諱也計通州各兵雖然有一十二萬之數而實在堪于戰者內除川兵土兵毛兵三項不挑其餘挑選精壯十不得其二三餘無奈何只得令充守城池採草放馬以及大兵之後至于馬匹疲損短少更不可言者今言

者第見遼中今日被賊收拾後之人情光景遂謂援兵陸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爲經略罪而抑知夫兵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令箭摧而張帥殞命馬上摧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大剗小入小剗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兵勢然後進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今日之事惟有 亟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爲急着伏乞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

遼東經略熊廷弼繳還上方席橐待罪疏曰職本不才蒙先帝知遇屬以東事且賜尚方劍一口使得便宜行事職用是斬貪懦將三人逃叛卒數十人聊正軍法以彰

國威頃臺臣顧慥論職謂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職則不敢但職負 尚方而不能用者實多按軍法訛言惑人搖動衆心者斬乃軍中挾私快臆表裏爲奸流言匿單布散蠱惑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部署幹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違者以違制論誤者斬乃軍中事事抗違軍馬錢糧任意虛靡全不報驗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離伍者斬乃軍中一日而逃二千人不一人正法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妄言賊至夜呼驚衆者斬乃軍中聞江潮聲夜半驚

兩朝從傳金 卷之十一
惶乘機搶掠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取人財物者斬，乃軍中
指騙閱視科斂各營賂，如朱桂芳、高洪中等，而職不能用
也。職負尚方多矣。科臣楊漣論職當繳還尚方，席藁待罪。
且責職以一刀兩斷，不宜做近來頑鈍無恥行徑，而不能
待謹將原賜劍一口具奏繳還，不敢再留作威逞志，為顧
慥過憂，惟是劔為。

朝廷威靈所係，劍還而職已無所恃。官軍已無顧忌，五日
京兆玩侮易生，所關封疆存亡甚重。伏乞

皇上如職前疏，亟賜罷斥，聽勸一面議遣才望來代，一
面移撫臣于遼陽，督臣于廣寧，勦撫臣于山海關，支撐目

前危急人情事，机間不容髮，而無徒悠悠使

國家受麻木不仁疾病，則病臣幸甚，殘疆幸甚。

太常少卿魏宗文揭明閱視

揭云：職昨者祇役三韓，既以不待薦舉，開罪經略，嗣因
東方疆土日蹙，我兵日怯，奴志日張，誠如所云。蚕食及
木無皮之喻，惴惴焉懼賊果長驅遼瀋，定為村屯之續
也。故竊效他山之石，而經略之怒益甚矣。書疏紛紜，若
有分天之恨者，夫東事成敗關社稷安危，主兵者舉
事之得失，此萬耳萬目之所誌，萬心萬口之所詳也。職
弟思之，至其所辦職疏者，初疏大約謂書生心膽怯眼
孔小，不能盡知其方略，再疏則云訓練有方，部署有法，
戰守畢具，而商民安堵，舖張滿紙矣。夫如臣等而少洋
洋校人之狀，生魚盡生魚之狀矣。如將為釜中之遊，何
哉。昔善練兵者，持劍指揮之餘，雖婦人亦可以戰。李將
軍推牛車，士三月遂大破胡，既訓練部署有方，即不能
長驅出塞，亦當坐家殺賊，何花嶺山城與王大人屯及
邇者蒲河之役，不能小入而小剗也。何經略前日之疏

內月全言錄 卷之十一 三

尚言即將一十六萬亦不中用又云兵無如賊何將無
 如兵何總兵無如將何職亦無如總兵何又云少為戰
 則不成其為戰也魯時日之幾何倏而壁壘收觀旌旗
 生色繁前者之言以為証自相矛盾經略之所云轉危
 為安者弟以遼瀋尚存耳不知岌岌焉憂遼之危者此
 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已空九邊之精銳竭五方
 之物力將敵是求寧止自衛彼遼瀋之外林總生聚者
 孰非中國之赤子屯堡相望者孰非
 祖宗之封疆如任其剝削天下有漸逼漸深斗絕孤城
 而能晏然無恙之理乎今遼瀋幸存急作改觀或尚可
 收拾故惶惶計之如必遼瀋既失而後議經略之功罪
 亦太晚矣嗟嗟尋个對頭久之而聞向道臣之語一褒
 而去也見于遺司農之書安得賈捐之業朱崖之議曾
 明示于往來之牘經略之不欲終任遼事此念素矣遼
 疏請告願畏不果今者得去大慰本懷紛紛疏揭如耿
 耿不平之甚者此不欲放倒英雄架于耳如果有吞胡
 之器可期報國之心未遂願鞠躬盡瘁以觀成切者
 何不具疏力請口臣不敢負國重恩今布置經營犬
 有成績雖人民殺擄不可更生而疆土淪沒者不難恢
 復伏願如漢班定遠破正之後請留單師一年以成西

域之功再不效臣之罪則
 聖明不難轉圜諸臣且為推轂此大英帝之所為也何
 計不出于此而徒狂呼怒號為事乎至經略所以短職
 者謂職一日了遼陽之事則域中兵馬除役防免調州
 兵另操其已經廣寧過堂者免點外三萬餘職與四道
 三廳一日並點以防協濟應點之弊此與各道臣議定
 而行者也又謂職海上定令則蓋套為登運道風雪寒
 嚴一往周覽此道臣請出而行者也又謂職中軍才官
 等指騙閱視夫往來邊塞風塵不得不用此輩既用此
 輩知在今日必有此番裝點弟先時申飭臨期禁約且
 密囑各道并查盤官暗暗查訪容有法外之入使誠有
 之則當日明正其罪與遼陽之城狐鼠竊弄生殺予
 奪之柄者同伏乞斧鑕以慰三韓將士之心豈非快事
 何至今日始怒于室而色于市乎又職行至廣寧時經
 畧以二十金犒從者且致書云從者奔走辛苦此典決
 不可廢職受而給之閱視之說毋自上剗之且前見賞
 而後議誅此亦愛憎之至變也始職初至遼陽經略賦
 詩相送逾日職亦詩酬之中二語云群心係望謝安石
 千帳傳呼郭令公勲業相期實由衷念今以議論相左
 大非初心且職已出省垣非慷慨論列之日也故不具

疏而
謹揭

遼東經略熊廷弼奉

青
任回籍聽勘兵部勘議定奪仍料理候代員缺命該

部
即
曾
推

寬政戊午

祥雲菴常住

